

海天情侶

台灣

里

8



I 247.58-2M 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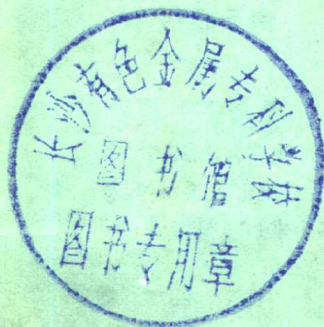
208787

〔台湾〕 墨 余 生 著



0431438

海天情侣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本书业经新闻出版署图管字〔90〕第157号文
批准出版发行

海天情侣

(上)

墨余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60,000

定价: 4.80元

ISBN 7—5396—0468—9/1·409

本书业经新闻出版署图管字〔90〕第157号文
批准出版发行

海天情侣

(中)

墨余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60,000

定价: 4.60元

ISBN 7-5396-0469-7/1·410

本书业经新闻出版署图管字〔90〕第157号文
批准出版发行

海天情侣

(下)

墨余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60,000

定价: 4.55元

ISBN 7—5396—0470—0/1.411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墨余生先生在大陆首次推出的最新力作。

在奇峰高耸、峻岭连绵的茫茫林海中，一对俊男美女腰悬宝剑，飘忽穿行。一哨人马呼啸而至，拦住二人去路，呛啷兵刃相击，刀光剑影疾掠，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争斗。英俊男子，是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之孙志敏，美貌女子是吏部尚书之孙女紫霜。正统年间，于王被奸党诬陷，皆惨遭灭门之灾。两家仅一男一女幸免于难，分别拜紫虚上人和白衣仙姑为师学武，艺成下山，与仇人赤身教魔党不期而遇。由是，演出一场除暴匡正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宝剑生豪气，聚正义之师，要扫尽天下食人恶魔；奇刃闪幽光，挠邪恶之徒，欲戕害世上正义泰斗；场场征战，险情迭起，扣人心弦；男女情爱的细腻、真挚的描写，又令人细品无穷……

墨氏作品以情节错综复杂、故事紧张曲折、高潮逐浪迭起、笔调高雅精湛而称著，素有“握卷在手细品、胜享天伦乐趣”之誉。

目 录

第 一 回	玉女展神威 英男显身手	强梁授首 捕目惊魂	1
第 二 回	楼上走雏蛟 堡中来异侠	情思永永 血雨纷纷	24
第 三 回	强作解铃人 投栖寻旅邸	巧酬宿愿 竟遇新知	48
第 四 回	雪夜侦奸踪 密林寻爱侣	芳心欲碎 人影如飞	71
第 五 回	遇旧说群魔 探幽搏长蟒	奸媒若幻 至友逢凶	93
第 六 回	情急慰相思 愚诚殊可悯	娇娥涉险 侠女施恩	115
第 七 回	闲话室女司 力夺神龙杖	淫魔粥粥 妙女惶惶	136
第 八 回	无意入荒山 有心援隐侠	桑林恶斗 剑影横飞	159
第 九 回	两撮绣云针 数楹旧茅舍	连伤恶贼 诡论惊人	185
第 十 回	有意寻人 无心赏雪	荒林逢恶斗 绝壁听奸谋	205
第十一回	决志报仇 深闺计议	双掌战师伯 万里访夫君	229
第十二回	鳊骨建功 宝功亦老	柳蝉填恨海 仲甫几伤身	253

目 录

第十三回	残舌绽而花 妙笺藏逆针	老尼入世 少女知机	277
第十四回	万里走荒烟 一朝闻异讯	同心早结 分道长征	301
第十五回	双骑渡荒煤 群魔扰良夜	神梭失魂 后辈争能	325
第十六回	父子喜相逢 宝驹惊被盗	孝媳绕膝 少女追踪	346
第十七回	小憩为私情 孤栖孕退思	翻莲舌底 绘影形声	370
第十八回	立意破金汤 温辞慰情侣	功成名立 语出鸳惊	395
第十九回	妙语竟伤情 夺门强治病	唯愁永别 且喜扬名	420
第二十回	急护廊下人 先除世间患	掌歼魔崽 剑劈妖鞭	441
第二十一回	幽室叙柔情 危崖施巧智	同谐一愿 比翼双飞	462
第二十二回	心事难猜 恩师可贵	几负深情成怨耦 奔波万里赠良言	483
第二十三回	古洞双栖害 同根相害	玉箫经谱三至宝 石室幽囚一老人	503
第二十四回	异物司闻 兼程涉险	小展奇能歼丑类 大施巧技救同侪	524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挟技救佳人 逞能登银瀑	魔酋失色 姬妾寒心	547
第二十六回	古洞觅藏珍 断桥降小寇	音尘俱绝 风雨方来	568
第二十七回	一朝降魔酋 群雌迎霜女	威风八面 叱咤筵前	589
第二十八回	分道扬镳 倚门翘首	大地茫茫何处宿 深情切切带羞陈	610
第二十九回	灯火辉煌 波澜汹涌	良夜深宵老来伴 毕生宿孽此时休	632
第三十回	解厄扶危 怀柔施惠	绝世英雄朝活佛 一身艺业折伽蓝	655
第三十一回	小檀越 老前辈	奇能折服大喇嘛 决计仍须仗后生	674
第三十二回	夜战八方 危机一发	志敏扬威札伦寺 紫霜力挫茅土亨	694
第三十三回	天外趋援 寺中喋血	弹指神功惊老魅 金刚罗汉战妖狐	715
第三十四回	荡魄魔音 力寻雪窟	活佛群雄齐失色 碎崖裂玉显神功	736
第三十五回	短剑诛魔 寒锋罩体	有口难言今此恨 到头终是一场空	757
第三十六回	叱咤风云 功成名立	拚战群魔同竭力 家书一纸遽飞来	777

第一回 玉女展神威 强梁授首
英男显身手 捕目惊魂

话说，四川省西南的宜宾，原名“叙府”，位于长江的上游，又正当着金沙江和岷江的会流地方，水上交通异常便利，川南滇北的货物，多集中在宜宾来转运，所以商贾云集，热闹非常；沿江的几条街道，更是笙歌笙管，通宵达旦地闹个不停。也有不少乳燕流莺穿插其间，虽比不上秦淮河畔的风月无边，但在这西南的边陲，也可以说是极尽繁华，应有尽有。

这一天的中午，宜宾城里最大的一间饭馆——望江楼还只有疏疏落落几个客人的时候，门外人影晃动，走进一男一女。这两人的年纪都不大：男的生得唇红齿白，肌肤似玉，星目含威，长眉入鬓，一身白色短装，肩上斜插一支二尺来长的短剑，显得佼佼不群；女的生得杏脸桃腮，眉藏英气，穿着大红紧身，外面罩着一件洁白如雪，茸茸地闪耀着银光的披风，更显得俊秀妩媚。这两人一踏进店门，所有的食客都被他俩的容光和俊美吸引了，个个都对他俩投以一种贪婪的眼光；饭馆的伙计，也忙上前答讪招呼着。

那少女朝着在座那些客人扫了一眼，秀眉微微一蹙，说一句：“敏哥！我们上楼去吧！”立刻拔步先走，男的正待跟在后面上去，饭馆的伙计急忙上前拦着道：“公子爷！楼

上没有位置了，就请在楼下坐坐吧！”

但那少女已经走上了大半个楼梯，看到楼上摆着二三十张桌子，却空无一人，回过头来娇叱道：“楼上明明有空位，为什么要骗我们？”

那伙计忙道：“楼上的座位，已经被江大爷包了，所以不敢再卖，请姑娘原谅！”“你才说出来，那可不成，你姑娘从来不走回头路，不要噜苏！”接着喊一句：“敏哥！我们不管他，先上楼再说，要真是不卖东西给我们吃，看我拆掉他这间楼房！”头也不回，直往上走。

那伙计还想再劝几句，那少年已经道：“别再噜苏了，你这间楼名叫望江楼，正要上楼才望得到江呀，如果要我们坐在楼下，那岂不变成望地楼了！横竖我们吃了就走，也不妨碍你们什么江大爷，海大爷，你着急什么？”也就移步上楼。那伙计见事已如此，只好跟着上去。

楼下那些客人看到这种情形，心里都暗暗道：“这回有好戏看了！”其中有不少人为着那少年男女担心，但也有人认为不是猛龙过江，既然有胆出门惹祸，必定有超人的艺业，或是有不小的来头，倒不必替古人担忧。虽然那些客人对这两少年各抱异见，但也三三两两，窃窃地私议着。

楼上那少女已经坐在靠窗那边一个座上，一见少年上来，立刻叫道：“敏哥！过这边来！这里靠着江岸，看那片片的船帆，就象大蝴蝶般在那边飘荡、飞翔，还有江风吹送，多美的景致，我们该大吃一顿，才不辜负这美景哩！”也不等到那少年答话，立刻吩咐伙计道：“喂！跑堂的！先打十斤大曲酒来，我不知道你们会烧什么出名的好菜，总之，捡最好的送上来，钱有的是，不必担忧，要快！要快！”一叠连

声催促着，少年接口说声：“快去！”后在桌旁坐下。

那伙计听说要喝十斤大曲酒，已惊得呆了，连忙陪笑道：“客官们要喝好酒，吃小菜，小店里都有，只是不瞒客官说，今天真个不便，请随便点几样，吃了就离开，最好不要喝酒，以免挨长了时间，遇上江大爷的人来了，不是好惹的……”

那少女听开头那几句还可，越听下去越不是味儿，叱一声：“糊涂！你们那江大爷是什么人物？说不好惹，我偏要惹惹他，快点去拿酒菜来，不然，就先给你一个好看！”秀目一瞪，目光如刀，吓得那伙计心里直跳，暗想：“这那里象一位姑娘嘛？”嘴里连连说“是！”心里却暗道：“这是你们找死，可怪不得我！”急急地下楼去了。

那少年见那伙计下楼，笑一笑道：“霜妹！这人倒是一番好意，可惜遇上我们，却不愿领他这一份厚情，看那伙计和这里的人都怕那姓江的，想来昨天所见所闻，必然不假，趁这个机会，替这地方除去一个大害也好！”

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龙卷风于志敏和梅花女侠王紫霜两人。他们自从在鄞都破了阴风洞，和酒中仙，一线天各人分手，骑上赤骠驹和青毛踏月驹电掣风驰欲往滇池，在路上走了大半个月，除了浏览风光之外，倒也平静无事。惟有来到宜宾的前一天，他们两人到达南溪的时候，却见到东门的街口围着黑压压的人堆，人丛里又哭又嚷，乱哄哄地闹成一团。于王两人策马上前一看，却见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一身重孝，蓬头垢面，扯着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在哭，一面对围观的人诉道：“各位乡亲可得替小妇人评一评理，小妇人的丈夫名叫做白从明，这里有不少叔叔伯伯知道他，

也认识他。但是，自从上月起，小妇人的丈夫长了一个大疮在腿上，行走不便，不能做活，只得请这个杀才王阎见医治，当时他满口包医，说要吃什么去毒清火之药，先把内毒清去。小妇人的丈夫信以为真，花了一两银子向他买药回家，那知服药之后，没有半个时辰，就抽起筋来，再过半个时辰，却龇牙裂眼地死去。小妇人葬了丈夫之后，特地来找这个王阎见杀才，好不容易在今天遇上他摆出摊子，才上来和他理论，这杀才竟满不认账，反说小妇人的丈夫疮毒该死，各位乡亲看看，天下可有这种道理么？”

那汉子叱叱地笑了几声道：“你这妇人好不讲理，我说疮毒恶医，明明已经写在招布上，你的丈夫心甘情愿吃药，就是死，又能怪谁来？”

于志敏目光往那招布上一移，却见上面横着写：“王阎见包医恶毒大疮”九个大字，眼珠略为一转，已经明白，鼻孔里微微哼了一声，望着王紫霜道：“霜妹！你替我照顾照顾马匹，待我教训这狗头！”滚鞍下马，把缰绳递给王紫霜，说一声：“借光！请让！”挤进人丛里面，寒着脸问那汉子道：“你那招布上明明写着：包医恶毒大疮，还有什么说的？”那女人见有人出头，也就愕然放手。

那汉子笑道：“小哥怎么这样没有礼貌？我这招布上的字，是要横着读，而且要由左至右读才对呀！”

于志敏星目一横，冷冷道：“应该读成：疮大，毒恶医，包见阎王，是不？”那汉子才一点头道：“说对了！”话音未毕，“拍！拍！”两声，已被于志敏一连给他两个耳刮子，打得两边脸红肿起来，还戟指骂道：“小爷用这个和你讲礼貌，今天你不负责填人家的命，小爷也就要你见阎王

了！”

那汉子挨了两个耳刮，既羞且怒地骂道：“反了！反了！你这个龟儿子……”接连又挨几个嘴巴，气得哇哇怪叫，说声：“有种的敢在这里等着！”回头想走。

于志敏一伸手又把那汉子拉着，顺手又给他一个耳刮道：“你想走？可没那么容易！要不解决白大嫂的事情，小爷就拆掉你这儿根老骨头，看你还能不能借这破招布讹人？”这几个耳刮子打得又响又脆，又快又狠，不但围观的人看不到那少年如何出手，连到那挨打的王阎见也不过只见对方的目光一动，自己就感到火辣辣地一阵热风上脸，痛得头晕眼花。心血上涌，气得浑身颤动。

这王阎见到底是凶顽的人物，挨了几个耳光，心头火起，喝一声：“个老子和你拚了！”当胸一拳打到

于志敏嘻嘻笑道：“老骨头想打么！”觑定那拳的来势，一伸左手把来拳接个正着轻轻一捧，就把那老汉摔在地上，仍然嘻嘻笑道：“凭你这一点毛手毛脚，也配和小爷爷动手？”一脚踹在王阎见的身上，痛得他杀猪般叫着嚷着，那些围观的人们，都同时轰然喝采。

这时，人丛里挤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来到于志敏的面前拱拱手道：“小侠！不要把这人打死了，先叫他拿钱出来赔了白家大哥的命，然后再把他送往衙门，按照王法上庸医杀人治罪！”于志敏还没有答话，人群里已经起了一阵骚动，疏落落地几个声音喊道：“华大叔也太会做好人了，那些鬼衙门，有个屁用，还是叫这见阎王的拿钱填命，再揍他一顿消消气，来得正经！”群众也循声响应。

于志敏见群情激动，也恐怕闹出人命来，不好收拾，忙

道：“各位乡亲，请静一静下来，小子有话好说！”这几句话果然收效，乱哄哄的群众，立刻就平静了下来。于志敏接着道：“刚才这位华大叔说把他送衙门，也是对的，因为用王法来处置他总要比用私刑好些，而且……”这时人丛中又走出一个四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向于志敏拱手道：“小侠是过路的人，不知敝处情形，在敝处那里有什么王法？这姓王的拜在宜宾土豪江天笑的门下，为非作歹，草菅人命，到处讹诈，已非一日，以前每次把他一送进衙门，只要江天笑一张拜帖就可以把他保了出来，而且他每经一次又长一智，出来之后，更加变本加厉，绝不肯悔改，所以这一次再也不能放过他了！”

那位叫做华大叔的老人回头斥道：“卢三在！你说没有王法，难道想造反不成？还大胆冒犯江大爷，等一会吃不消还要兜着走，不然，你还不知江大爷的厉害，你也不自己想一想，叙府周围四百里，有谁敢说江大爷半句？……”

卢三在不等到华大叔再说下去，立刻大声道：“你可别拿什么造反不造反这类鬼话来压我，我卢三在也不是怕事的，造反？现在天下哪里不造反？赤身魔教勾结了罗刹鬼国的鬼子，遍布在名山古刹，朝里的奸臣石亨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党羽仍然被曹吉祥录用，并且勾结外寇瓦剌，培植赤身魔教作为自己的势力。只有那昏庸的皇帝坐在深宫里，做他那清秋大梦，认为恩德还被，四海升平，再过几年连到他自己也要被曹吉祥收拾了，到底是谁造的反？叙府的江天笑正是赤身魔教的站头，府太爷是石亨生前的猫爪，我卢三在知道得清楚，难道你华树槐是糊涂虫，不知道？”

华大叔见卢三在越说越愤激，最后还直指自己的名字来

说，不由得怒道：“你可真要找死？……”

卢三在冷笑道：“我就死了，你也活不多久！”

于志敏起初看那卢三在长得燕颌虎额，一脸正气，尤其听到他说起曹吉祥的秘密，更是自己爱听的消息，这时见他要和华树槐吵起来，忙拦道：“卢大哥！华大叔！是非自有公断，自己人不必为了地下这名狗才而伤了和气！”回头望那妇人道：“白大嫂！这事是由你而起，你只要说应该怎样办，我们就替你怎样办，不怕这狗才敢不答应！”

王紫霜早把马拴好，站在那妇人的侧面道：“大嫂！你说呀！有我敏哥替你做主！”这一声“我敏哥”，给于志敏听了，心头上真是无比的舒服，这是自从和王紫霜认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享受。在已往，王紫霜总是你你我我的乱喊，不然就是先叫一声“喂！”最多也不过是“敏哥”两字，万想不到这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竟说出“我敏哥”三字，怎不使他受宠若惊，深情地回眸望了一眼，浮起无限笑容，那知不看还好，一看了过去，王紫霜却狠狠地瞪他一眼，于志敏心头一震，不由得别过头去。

那妇人被王紫霜一再催促，才嚅嚅道：“小妇人和两个孩子都是依靠先夫抚养，现在先夫已亡，只好问这杀才要钱赡养了，究竟应该要多少，小妇人也不便说，一切但凭恩人和叔伯们作主！”

于志敏问过各人的意见，才放王阎见起来，喝道：“现在罚你拿出一千两银子，给这位白大嫂过活，你可愿意？”王阎见已被于志敏压得喘不过气，这时虽被放松，还是感到周身不遂，百骸麻痛，那敢再哼半个“不”字？点点头道：“小老儿虽然愿意，但是，钱却放在家里！”

于志敏不暇考虑道：“我跟你去拿来！”

卢三在忙道：“小侠！使不得！他的家不在这里！”

于志敏恍然大悟，就势又是一个耳刮，打在王阎见的脸上，喝道：“狗贼！你敢骗我！”手底一扬，隔空点上王阎见的重穴，又喝道：“限你三个时辰，拿出一千两银子来，然后回到这里，我替你解开穴道，否则，你的命也无法度过今宵了，要死要活，由你自行选择，不能怪我！”

王阎见只看到于志敏一扬手，自己腰间就是一麻，正在骇异，这时听到于志敏的话，更是惊得魂飞魄散，急忙跪下哭道：“小侠高抬贵手，小老儿的家离这里很远，三个时辰无法往返，岂不是害死小老儿？”

于志敏寒着脸道：“这是你自己作孽，不关我的事！”

王阎见见乞求无用，只得爬了起来，狠狠地盯于志敏的身上一眼，哭丧着脸，朝着城里就跑。

于志敏看在眼里，嘻嘻笑道：“别太过妄想了，我的点穴法任凭你去找谁，也无人能解，三个时辰不来，那么，再来也不中用了，去吧！”由身上取出两锭黄金，走到王紫霜的面前，低声道：“霜妹，烦劳你把这黄金交给白大嫂吧！”当他喊出“霜妹”两字的时候，自己也觉到声音有点发颤，不知是凶是吉，尤其是心里更是紧张万分，深恐把话说错了，后面那几个字更不知是对人家说，还是对自己说。

王紫霜起先听他一喊，心头上也是一震，后来听到那发颤的声音，也就会过意来，心里甜蜜蜜地，轻轻地抬起头来，浅浅地一笑道：“敏哥！给我吧！”接过了两锭黄金，却也发觉自己的心在卜卜地跳，手指在微微地抖，但是，无限的柔情，已牢牢系在敏哥的身上；敏哥的一切，已占据她